

两年前，我读完《山家清供》后，对吴士荣说，我想给兄开一个食单，兄帮我试验一下，这其实是南宋作家林洪的食单，你如果试验好了，我们到富春江边富春山里找个地方品尝。吴是我老家的餐饮高手，开有一间很大规模的酒家，桐庐菜做得地道，还会书法，是个有文化的大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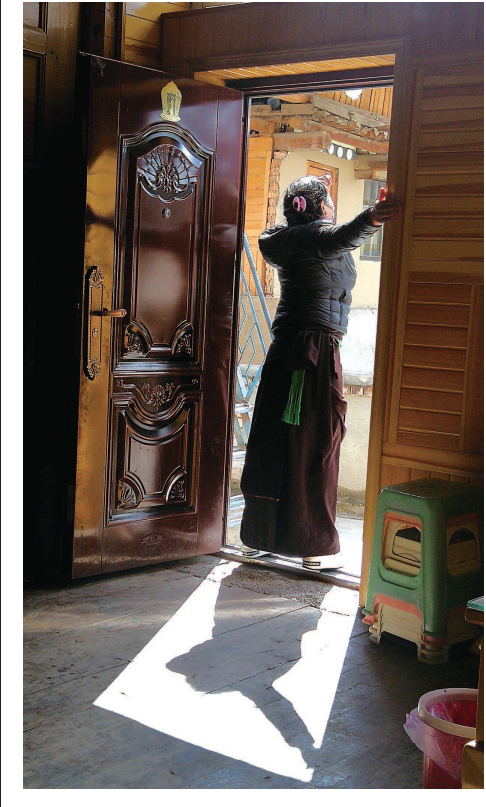
百节年为首，庚子年马上了，我整理出这份食单给老吴，包括十二道菜，一道糕点，一种酒（连番使用的酒杯），一种茶。碧涧羹第一。杜甫有诗“鲜鲫银丝脍，香芹碧涧羹”。这首诗老长，记录的是《陪郭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在越中吃晚饭时的情景。这不就是芹菜做的汤

扎尕那地处甘肃迭部县，名列“中国十大非著名山峰”。扎尕那在藏语中乃“石匣子”之意，意为周围均 3000 米以上石山，且巨石裸露，绝壁巍岩。

当旅行车摇摇摆摆停进云措家院子，我四顾打量，著名的拉桑寺居高临下俯瞰着偌大的藏族村寨——东哇村，村后险峰笔立，当地民居“踏板房”密集地排列在之字形坡道边。云措家两层楼房，客舍五六间，间间窗明几净，面对草甸、森林、雪山，晨起云涌，入夜星明。

云措她母亲早最先点上佛堂酥油灯，再去接待、管账、掌勺，抽空还遛马。很让我们惊奇的是藏族姑娘年纪轻轻居然烧得一手好川菜，麻婆豆腐、回锅肉、手撕包菜、辣子鱼……每个菜都有模有样、喷香可口。许是一路饿了，炕桌上的一盆米饭被我们一扫而光，姑娘从厨房出来招呼：“热饭没了，要不要尝尝青稞饼？”好嘛。于是大家边撕着饼，边聊起了家常。“你川菜手艺哪儿学的？”“迭部学的，学成后我不想留在县城，还是回家好。”“村里怎么只见老人、妇女和孩子？”“男人去山外游牧了。在迭部，不管走到哪，凡是放牧的，不是扎尕那人，就是帮扎尕那人。”好一个自豪！事后，我了解到扎尕那虽称“石匣子”，耕地奇少，但群山拱卫，雪水滋润，“仙女滩”大草甸更是水草丰美的天然牧场，几百年形成的扎尕那传统牧业在甘南首屈一指。姑娘指着炕桌上一摞书：“我哥也去牧马了，走得匆匆忙忙，连这些书都忘了带。”她若有所思走到门口：“哥回家就是春天了。”

“不须迎向东郊去，春在千门万户中。”但见冬日暖阳里姑娘的身影摄人心魄。相机已来不及及取，我忙掏出手机，抢拍下这张《望春风》。



庚子食单

陆春祥

吗？是的，不过，选择什么地方的芹菜还是有讲究的，《吕氏春秋》说：菜之美者，云梦之芹，云梦就是现今的洞庭湖。李渔在《闲情偶寄》里讲：白下的水芹实在太好吃了，白下就是现今的南京。材料你自己选，以“芹献”（这个典故你自己查，见《列子·杨朱》）作第一道菜，别像笑乡人一样笑话我。

蕲(han)菜第二。林洪说，朱熹喜欢酒后吃点蕲菜，朱大文豪还写有两首蕲菜诗，其中一首是：“灵草生何许，风泉古涧旁。褰裳勤采掇，枝箸噍芳香”。

望春风

潘修范

蕲菜长在什么地方呢？水边，沙地边，甚至石头滩上，到处都是，我们小区也有，富春山脚严子陵钓台边，严滩的乱石滩中，长的蕲菜，特别好吃，是严光三餐的必备吗？不知道，我猜是。蕲菜又叫辣米菜、江剪刀菜，估计用开水焯一下，浇点麻油就可以吃了。

太守羹第三。有羹字其实不是羹，南梁蔡博担任吴兴太守（今湖州）时，饮食不打扰乡里，只在房前种些白苋、紫茄，作为日常食物。这两种菜都清爽，不过还有更清的官员菜，春秋时代，公仪休做相国，他妻子在自家院子里种点冬葵菜，公仪休毫不客气地拔掉，理由是“与民争利”，他的意思是说，自己种了菜，那以种菜为生的老百姓的菜就会卖不好。紫茄，我们桐庐人叫落苏，我最喜欢削成片状，猛火炒，再加几瓣蒜。

傍林鲜第四。竹笋长得正盛时，就在竹边扫叶生火，煨熟竹笋，味道特别鲜美，取名“傍林鲜”。石室先生文与可，苏轼的表兄弟，他做临川太守时，有一天，正与家人在煨笋，忽然收到苏轼的书信，信中有诗云：“想见清贫馋太守，渭川千亩在胃中”，文与可读到此，一口饭喷得满桌子都是。笋的做法太多了，

过了己亥年，就是庚子鼠年。鼠年是我的本命年。

鼠在十二生肖中排行老大。小时候的我并不喜欢鼠这个生肖，尽管鼠有着老大的头衔，但自我识文断字以来，发觉和鼠连在一起的贬义词居多，如抱头鼠窜、胆小如鼠、獐头鼠目、狐奔鼠窜、鼠目寸光、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等等。这么多贬义词里最让我讨厌的是“鼠目寸光”和“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和小伙伴一起玩，别人都会用老鼠来骂人，似乎我就是那个令人厌恶的老鼠。尤其是鼠被列为“四害之首”之后，更是让我等“鼠辈”整天灰溜溜的。我问母亲，是不是今年属鼠，明年属牛，可以轮一圈的，母亲总是笑道，那你明年属扁担，后年属山芋，行了吧，这才知道，生肖跟着人是终身不变的。既然如此，这个黑锅就背着吧，谁让自己是鼠命呢？每到本命年的时候心情特别压抑，看来要平反是不可能的了。

去年年底的时候，几个文友坐在一起喝茶论道，不知怎么聊到了老鼠，美女作家羽茵说，正好有个机会，请各位贡献智慧，原来有位设计师对艺术家车前子十分崇敬，打算推出车前子的作品，并顺便开发一款衍生产品，也就是人们常见的红包。羽茵特别介绍了车前子，这位

最近与几位朋友通电话，问忙些什么，回答居然是一致的：“忙呀，忙得一塌糊涂，赶年会啊。”扪心自问，我与朋友是一样的状态，也忙呀，也忙得一塌糊涂，也赶年会啊。

赶年会，恐怕是临近年关许多人的生活状态吧。公历新年已临，农历新年未到，这个把月时间里，人啊，像煞被掐了头的苍蝇，没头没脑、乱飞乱扑，都在赶各式各样的年会哩。抚想这些年，因微信群的兴起，一不小心就踏入了某个群落，大多是朋友邀请加入的，张三加你，李四也加你，王五马六都加你，你盛情难却——想想也是呀，像我这样年届古稀的退休户头，履历蛮可观，人脉也颇广，老同学一拨又一拨，旧知新交一群又一群，还有辗转 N 个单位同事啦、兴趣



我不多说，我要吃煨笋。

土芝丹第五。土芝就是芋头。选个头比较大的芋头，裹以湿纸，用煮酒和糟涂其外，以糠皮火煨之，候香熟，去皮温食，有温补功效，千万别用盐，用盐散精气！唐玄宗时，有个叫懒残的僧人（又懒又残），将芋头放到牛粪中煨，有人来喊他，他理都懒得理，还说：“尚无情绪收寒痹，那得工夫伴俗人”。哈哈，这土芝丹真诱人，寒冷的冬天，弄一炉火，煨得芋头熟，天子也不如我！

元修菜第六。林洪说，他读苏东坡写老朋友巢元修的《元修菜》一诗，每次读到“豆菜圆而小，槐芽细而丰”，总要跑到田间地头

车前子既是诗人，又是画家，他不是一般书家，他是怪才、鬼才，车前子的粉丝就有数万。由于是红包，肯定要有新语，但是要有新的创意，明年是鼠年，要和鼠有关，而且，既然是吉利话，字数不能太多，这么多限定词让大家都感到无从下手，大家都陷入冥思苦想之中，有人说，鼠年大吉、鼠年开合、鼠年发财、非你莫“鼠”，这些不是太直就是太俗，或者没品位，老一套，而且似曾相识。

正当大家绞尽脑汁的时候，诗人弘毅说：“鼠目春光如何？”大家一听“鼠目寸光”，一片起哄声，弘毅兄不慌不忙说，“此处是春天的‘春’，不是肝肠寸断的‘寸’”。冷场，冷场！然后，有拍桌子的，有拍大腿的：好！妙！一字之改，读音虽然相同，意思完全不同，一个“春”字，格调大为提高，是完全不同的境界。羽茵第一时间将“鼠目春光”向设计师做了推荐，没有多久，最新消息传来，被采纳了！

我终于可以挺起胸膛说：从今以后不再是鼠目寸光而是鼠目春光了！



爱好相近的同好啦、偶尔结识的朋友啦，林林总总，呼啦啦一大圈，于是朋友圈一个一个地套，仿佛是套满了藤圈的玩偶，非得被人套走不可，于是到了过年时分，一个一个群的年会都来邀请，避也避不开，筛也筛不得，大多数盛情难却，便有了赶年会的忙碌啦。

一个“赶”字最是形象，像有人撵着，自个儿也急急乎乎地走着，走马行轡的唯恐脱了班次哩。

对于大多数微信群的年会我基本认可，也心甘情愿陀螺样的飞转，盖因退休以后朋友们借个机会聚一聚、会一会，寒喧寒喧、交流交流，如我等喜欢舞文弄墨者，还能扩大了信息量、抓

有一篇小说的某个场景我记得很清晰，那是很久很久以前读到的当代美国作家大卫·帕拉特的小说，小说名忘了，只记得小说与舞台和艺人有关。记得的那个场景是，小说主角坐在戏院正厅的观众席上看舞台上的表演，演出的内容是什么小说似乎没有涉及，主角看到的是舞台上舞动的女演员耳垂上掉落的耳饰，女演员的拖地长裙摆裹住了男演员的脚，男演员一面用单脚平衡身体，一面继续慷慨激昂地朗诵着台词，并唾沫星子乱飞。然后小说主角专注地看着舞台上空翱翔的飞蛾，盘旋于男演员的头顶之上，穿梭于明亮的舞台灯光下的如云团般的尘埃。谢幕暗场时，小说主角却分明看到自己拍动的手和手背上的脉纹……

非同寻常的舞台和观演过程，让舞台的虚拟感虚化而现实感增强，因为观者走神于实在的细枝末节而使舞台上虚拟的故事淡化至不见踪影。这种有别于以往关于舞台的经验，让我对迷离繁华梦幻写意惊艳的舞台有一种间离感，因而印象深刻吧。

在参观梅兰芳纪念馆时，那场景又如在眼前。

离簇新的泰州古护城河——凤城河不远，有一座绿树掩映的园子，据说是移建的明清建筑，园林专家陈从周指导设计，整个亭子似绽放的梅花——那是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纪念馆。经过馆门前一尊梅兰芳先生的白色雕像进入园内，又见一雕像，这回是个衣袂飘飘水袖善舞的女子站在水中央，周围花团锦簇，有蝴蝶翩然，听解说此为梅兰芳先生饰演的人物。园子也是“园中园”，别有情味。

转去史料陈列馆看个究竟。原来梅兰芳先生原籍泰州——这是以前不知道的——却出生于北京，6岁学艺，11岁登台。据说，他小时候被送去学艺时，第一任老师说他长相和唱功都不行，被退了回来，受此菲薄，知道自己条件不如人，他苦练基本功，一个唱段、一个身段练无数遍，练眼神更是入魔。终于成为一代大家，形成了自己独特风格和自己的表演体系，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并称“世界三大表演体系”……好像一个励志故事，这里似乎可以作为青少年教育基地，或者已经是了吧？

在一个模拟的“梅宅”门前，照片里的童年梅兰芳手扶着门正向外眺望。隔几个橱窗是梅兰芳表演时穿过的戏服。一种舞台感被烘托出来，而且是一个过去的舞台。灯光虽然依旧辉煌，但戏服已然陈旧，有些黯淡了。

中国戏剧道具高度抽象，比如“一桌二椅”，它们可以代表床是在戏中出现的器物，可以是桌子和椅子，也可以是床、是椅，或者别的物件，他演给你看是什么就是什么。这种表演很虚拟。虚拟表演的特点就是不用灯光布景等舞台技术在舞台上制造具体生活场景，而是建立一种类似比方的幻觉，由演员在这种幻觉中模仿生活，把人物的行动和写景、抒情紧密结合起来，调动观众的想象以共同创造舞台图像。

应该说想象的舞台图像比具体描绘铺陈的舞台更有韵味，但我记忆中的那个舞台却没有任何和戏剧有关的图像，只有一枚在强光下呼号奔突的飞蛾。

在纪念馆，一面是感觉中舞台的虚拟，《贵妃醉酒》中的杨玉环，《穆桂英挂帅》中的穆桂英，《霸王别姬》里的虞姬，《生死恨》中的韩玉娘，《天女散花》里的天女……一面是现实中梅兰芳作为演员作为普通人的真实感，八年抗战时的蓄须明志，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卓别林的交往……观者的这种对于舞台的游离和分神，似乎更有助于理解梅兰芳从普通人到艺术大师的历程。

我想，此时，可能我也开始理解帕兰特让主角分神于一枚飞蛾的意图。

没想到曾让唐代诗人王维咏叹“浮于淮泗，浩然天波，海潮喷于乾坤，江城入于决渚”的汉唐古郡海陵（泰州），除了恣肆的水以外，另有更洪量的可令人驰骋神思的所在。

样的年会我乐意参加、乐意去赶。

曾几何时，年会完全不是这样的腔调。也是堂而皇之的年会，也有一些人马不停蹄地赶。办年会的是一个个部门单位，赶年会者是方方面面的领导和关系户，临末了，年货礼品以及红包（大抵是购物卡）是免不了的。我有位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朋友告诉我，即使退下来，也年年盛情难却，后来他终于从赶年会到躲年会，到外埠一躲了之。

所幸者这样的陋习很快就被清风正气荡涤个一干二净。

我由衷觉得现在民间的年会才是真正的年会，并且相信这样的民间年会会越办越好，一年胜似一年。

分神于一枚飞蛾

朱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